

蒙古沿革志

三

附卷

蒙古紀聞

蒙古沿革志

卷

蒙古沿革志附卷

蒙古紀聞



山左沈宗衍編撰
昆明陳繩甫校訂

663498

因提紀見
路史

牧
言主人代客
收空騎畜也

喀爾喀人騎獸似鹿而非鹿疑即麋也。有語言而無文字亦無機械如循蜚因提之世其俗無主客客至張幔輒走乞薦食坐而擘脯索糜與之乃去客至其幕徑入啜且啖夜宿甑匠前主代收失則償之視中國之爭釁構訟折產閱墻行百里者必腰纏惠以一餐者有德色大相懸殊也。

杭愛山之西北有地名陀羅海即今振武軍駐防處也其地

接近 道故氣候嚴寒。至七月即雨雪。五月始釋。而山之顛即夏
六月亦不釋也。築土為屋。屋內冰糊數寸。氈帷煖。區早起。被地堆
霜出門數步。凌封鬚手僵。必待呵耳鼻憲。率有聲。或爛且脫。幸
風自東南來。夏風始反。不爾凍且死。然南人之至此者。而亦罕有
凍死者。比羅海雖苦寒。而不苦飢。其人民忌痘。飲茶且茶皆來自
中國。故頗貴。以茶一斤可易一羊。以十斤可易一牛。中國人至彼烹
炙饜臄。頭蹄滿地。衢血骨遍地。可惜。冬苦寒。爾獸有似麋而大
者。名曰堪達爾汗。前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為裘頗煖。有角扁而
厚。為決良。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驕馬弯弓發而鐵之。獲厚
利焉。其脣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狸脣者。即此物也。以

角試水毒則綠色。又有名掃雪者畧大于貂。白毫惟長光遜之。製為冠以其似貂也。

推河產木曰查克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緻灼為炭置徑寸于爐中能燃數日始盡且亦能治心痛病惟治產頗難其大者拱其高者過風輒拔之蓋地沙且鹼故根難據而易拔也。

瀚海戈壁多產奇石石之色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馬瑙珊瑚密巖其中虛而外朗起斂皆為馬肝石所孕也。初刻之後日炙雨濯風掃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

戈壁亦產木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其名曰方以其冒全材而

實不成一材也。如至其地問土人曰有酒乎曰阿拉氣薄甚唐人

石之色下不言
色而言大小文
氣已不相屬何
况焉瑞步又能
衡量大小之物文
其法可見一斑
具冒

所謂千杯不醉人者也。其取斗曰阿拉梅斗。取升曰科爾梅升。取
 合曰波羅塔拉蘇。一名哈喇。以次厚合。又取龕曰脩爾梅。則龕敵
 斛矣。獨鍊治然鍊至多為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也。其地亦產
 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其非大宛貌。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惟
 惜無伯樂其人也。

明中葉前蒙古人死後多宰駝馬以殉葬。為行糧。自阿勒坦
 汗聘西藏達賴喇嘛莅蒙傳教。遂革此制。改按八節持戒誦經。每
 月治齋三日。禁殺牲。漢獵。大興佛教。創建寺廟。惟當時蒙古無坐
 牀掌教之制。麻乃請大慈津巴札木蘇之呼畢勒罕。華言即再來
 人。來蒙古坐牀。稱為大慈邁達里胡土克魯尊。以大慈諾們汗之

號是為蒙古黃教之宗祖也。

乾隆四十一年春宗衍承遣往準噶爾將沿途所過地名及山川畧紀之為出塞之一考焉。

自張永口行五十里至查汗脫羅廟又六十里至十八喇
太又五十里至哈喇巴乃度大巴汗嶺嶺高三十里路寬四五
尺其巔高聳雲霄橫截南北南望遙天則淡烟微抹為古長
城其北則高山壁立徑路不通其間相去或數百里或數千里
忽中闕一綫以通行人如天造地設者也由嶺下西北七十里
至阿哈苦海又九十里至查汗那羅湖湖產鹽頗富又七十里
至達勞是地草不盈寸而無尺水須掘而飲也又七十里至首

勒格答八哈嶺由嶺下五十里至烏蘭阿爾奇六十里至著多
額七十里至答布孫多九十里至查汗多羅又一百里至岳承
羅二十里至巴蘇呼商至此始為邊外界喀路地方業由張永
口至峽以里計者凡八百二十里。

再八十里至查汗西里六十里至拜澤布勒五十里至喀路
四十里至歪風呼土是為瀚海邊地盡臨沙渾者至三四尺淺
者亦一二尺業瀚海周千餘里杳無人跡其地乏水故即蒙古
人亦罕至者又三十里至西勒布勒都地無水山盡童野而無
地草惟臭蒿野葱二種及葯料中之地骨皮點綴道旁其野葱

香味亦如葱可食而有虫多黑色如黑蠶之蠕之凡器物著處

蟻
蠶之蠕

皆染或叢集人之項背而無法驅除又六十里至戈壁刻勒蘇太業戈壁者即蒙古瀚海之別名也。

瀚海內禽獸不繁羽族獨有大鵬及百靈二種獸則惟有跳兔一種身長二十六寸尾長四五寸尾之末色如銀鼠前股長僅寸後股長至七八寸其耳如箭筒長可四五寸又有一種耳僅寸許者騰躍如飛蠅考爾雅云西方有獸曰蹶亦前足短後足長然走則顛躓藉蛰蛰以行則非跳兔類也更有小飛蠅亦如黑墨隱約來至目中隨有小蛆墮入目睛頃刻長四五分如不即治目竟失明惟治法以羊肉炙熱敷目上少頃蛆盡出復明如故凡行者至此必以紗障目以避至其他風物

與西勒布勒都峇同。

又六十里至哈魯尼都四十里至烏黑太齋峇。八十里至
阿里寧都是地無水而掘泉井皆作屍肉氣味用以造飯餐
之者則適日咽中猶作嘔逆也。因無水乃迂道行七十里至爾未
歸其地頗窪雖然沙磧頗深掘四五尺始及泉四望皆旱草而
無草。又八十里至得勒蘇太所掘泉水尚作屍肉臭。又七十
里至哈那哈代布勒此數程皆山重水枯大概與西勒布多
不遠也。又五十里至伊勒呼是地無水而水在石崩鑿之八
九尺始見水野驢成群蒙古謂之七刻貪色黃稱駸人之覓
水者視蹄泔掘之泉見焉性善奔逸射得之重可數百斤一

靴僅能載一野驢也。又五十里至烏蘭若布流。是為瀚海西
北邊界。瀚海地至此遂盡。自經瀚海凡五百四十里。

又五十里乃出瀚海而至吉魯構克魯。至是始得泉。地產
靈禽。行捷如飛。能作百鳥色。彷彿迦陵鳥。蒙古名曰刻夜勒
抓籃。又名為唧榴抓籃。又百里至納拉。至是山水暴發。器物
幾為漂沒。因水勢頗猛。不及防也。又五十里至納拉布蟻。又
十五里至烏克魯布拉。五十里至巴納里都哈答。六十里至
答布胡都。自瀚海盡處至是凡三百二十五里。而已深入蒙
古地矣。凡塞北無論冬夏日。狂風怒吼。驚沙撲面。即五六月
煩熯絕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徧。大抵晨則衣裘。午則易綺

山
伊犁
崑崙山

穀午餘即挾纒而夜則被毛毳葦焉。炎夏且如此窮冬迺寒凜冽更復何如。古人云積雪沒脛豎冰在鬚猶淺乎言之耳。故行旅之苦較內地千百倍也。

大漠起于伊犁崑崙[?]崑崙^x上之北部及天山南路塔里木澤之地其東北至瀚海凡長五千一百七十里廣約九百里最濶處乃至一千八百里其在羅布湖近傍則高于海上約三百五十丈東北^部高約三百丈其面積固約一百二十萬方里其中雖有河流數條然遍地沙磧硤確難行惟天山南部則有可耕之地其幅或百餘里或二百餘里乃產穀物牧草棉花等至于青海以北則塵埃^{萬里}地如石田故不能種植而無所用也。

崑崙山脈起于西藏之北部而漸入東方經柴達木而至青海以入于蒙古遂連內興安嶺至于滿洲朝鮮交界之地其長約六千六百里其山脈頗廣在于蒙古者曰阿爾泰在伊犁者其最高處約一千三百五十丈曰南山又名祁連山在青海北部者其最高處一千三百六十丈曰賀蘭山乃蒙古之界也其最高處一千一百六十丈曰陰山在賀蘭山之東北其在蒙古境外者曰興安嶺在滿洲北部曰長白山乃滿洲與朝鮮之交界也。

天山山脈在伊犁與俄羅斯國交界接于葱嶺之北而歧為二道其一蜿蜒而赴西北其一東北來至蒙古瀚海沙漠之西至哈密之東而盡遂從沙漠經吐魯番及烏魯木齊而至伊犁河之

道路自分為天山東部天山西部也。

阿尔泰山脈在額爾齊及葉塞西河之間。為俄羅斯文界之處。其脈分為二嶺。為其一走東北西入俄羅斯。其一從西徂東為唐奴山。福拉哈山。抗安山。肯特山。諸山脈。遂與滿洲之興安嶺相接。其山脈中之最高峻者為必拉克山。跨于蒙古與俄羅斯之間。其直立約一千一百一十丈云。

陰山寨也。即漢唐之朔方。明時城堡邊牆故跡。棋布而有花馬蓋池。蓋與河東蓋並行。其地宜駝馬。有麥。堞山。鉄及河柳。今鄂尔多斯部之地。其形勢可戰可守。為元太祖十六世孫巴尔蘇遷居之地。

科舍崙嶺在哈密至巴里坤之中間。按蒙古語謂碑曰科爾
崙。以其嶺上有唐裴行檢西征碑也。嶺南設有三臺至哈密嶺北
亦設三臺至巴里坤。

阿尔泰山至杭愛山千餘里為喀爾喀蒙古與俄羅斯之界
乃大漠西北一大幹也。按杭愛山者形似馬鞍。蒙古語馬鞍為杭
愛。因以形而得名也。阿尔泰山者即唐史所謂金山也。高入雲漢。
三垂斗絕為西北諸山之大宗。其北支循額爾齊河而入俄羅斯。
其南支一則東走至和林為回紇牙帳。及元太祖發源地。而乃歷
代漠北建庭之所也。

黃河者為吾國之第二大川也。其源發于青海巴顏喀喇山

脈之東北其上流曰阿爾坦河。流過星宿海東北而入于甘肅之
蘭州府。又東北折過寧夏府出長城之外。以入于蒙古環繞鄂爾
多斯即河套。歸化城又南入長城而達中原。

息陵訖河額爾古納河皆發源于蒙古之北部。其一脈流入
俄羅斯之丕喀爾湖。一脈流入于滿洲。其下流即黑龍江也。

伊犁之伊犁河發源于天山。注入于俄羅斯東部之巴爾喀
什湖。

塔里木河和闐河皆發源于伊犁之西南隅。流入于羅布河。
即鹽澤也。

柴達木河在青海發源于托司河而流入于遠蒲生湖畔之

澤中。

烏爾會河一名烏爾匝沁在克魯倫河之北下流入俄羅斯境在喀爾喀之東部車臣汗境內。

克魯倫河亦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其水流入黑龍江康熙中為準噶爾部所據 聖祖親征始逐之。

翁金河一作甕金河在抗愛山之西阿爾泰山之東與推河及拜達里克河皆相近康熙征噶爾丹之後為我軍貯糧之地。

布隆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為赴嘉峪關必由之路也。柔駱海及青海與西藏之交界在河源西七百五十里當不

魯河之北玉樹土司之西為爾鹵不屯之地。

山河各案
排列世序

噶尔遜河一作噶順河在布隆吉河之北其下游至敦煌城
外為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尔騰海為回疆矣。

鄂尔齊斯河在阿尔泰山之南科布多之西南塞外皆沙漠
不宜耕種惟此地可以屯田故雍正時征策零之役令杜尔伯特
部屯于此因杜尔伯特人善耕種而可託餉也。

拜達里克河在推河西二百里賽音諾顏部境內。

扎布堪河在喀尔喀境內受烏里雅蘇河水而西流入科布
多之境以于洎一作札十噶。

博羅塔拉河在伊犁之東北為南北西路會合之區山川形
勢頗勝故準噶尔阿睦撒納之叛即踞此地而以疏呂南北也。

準噶爾古稱西域為天山之北路在我國之西部其西北因
葱嶺及天山乃接俄羅斯其東南因塔喇山及崑崙山脈而接喀
什密爾西藏青海及甘肅其面積達五十萬方里天山山脈橫亘
于中央伊犁河則流于北塔里木河和闐河則流于南羅布河則
流于東故其山川形勢頗為險峻惟大半乃沙漠茫茫無涯遍地
沙礫其氣候則夏甚熱而冬甚寒其產物以牲畜珠玉金銀為大
宗也

庫倫為蒙古之首府在色楞格河支流土拉河之畔辦事大
臣駐紮于此其地喇嘛教盛行所建寺廟皆壯麗宏偉

青海東接四川及甘肅西界準噶爾南至西藏北連甘肅有

宜處應是
青稞二字

巴顏哈喇山脈橫督于中央，即第一大川之長江及黃河皆發源
于此山脈中。又柴達木河、青海星宿湖皆在其間。惟寒氣凜烈，故
不宜五穀而產○○及金銀銅為大宗焉。

蒙古牧畜則以馬、騾、驢、駝、牛羊等。其馬則有二種產于蒙
古而未于張家口及殺虎口者，則骨骼強壯，名曰口馬。有名川馬
者，則體雖小，然頗適跋涉之用。雞產于四川，而亦係蒙古人所牧
養也。駱駝產于戈壁于沙漠地中，引重致遠不可少。馬牛則以黃
牛為大宗。羊則有四種，曰綿羊、曰山羊、曰中古羊、有于中古地方。
曰羴羊，產于阿拉善，其肉可供庖厨，其皮毛足以製物，而其角可
為藥，乃羊群中之最名貴者也。

準噶爾以伊犁為總滙重地。而烏魯木齊亦為中外之衝要。塔爾巴哈台邊接外藩。故分設滿兵。其駐防漢兵七種。皆接眷移戍。惟南路回疆則更番輪戍。其兵得可考者。伊犁駐防惠遠城滿兵四千名。惠寧城滿洲兵二千一百四十名。其伊犁河南岸分駐錫伯兵一千名。索倫達瑚爾一千名。察哈爾蒙古兵一千八百名。厄魯特兵二千八百名。沙必納爾兵六百名。皆以射獵游牧為業。固七種兵。惟達瑚爾兵其餘皆游牧者也。又建六城分駐綠營。旗眷兵三千名。開屯興築。星拱棋布。與伊犁城環峙。兵六萬五千三百三十名。煎歲派換防于回疆者八百名。換防于塔爾巴哈台者一千五百名。葉塔爾巴哈台本有駐防兵九百名。

綠旗駐屯兵六百名。後撤去。駐防。惟存。換防。及屯兵。共二千名。此
乃北路兵制也。其南路則皆換防之兵。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哈密
及哈拉沙各七百名。葉爾羌及喀什噶爾各九百名。阿克蘇八百
名。英吉爾沙四百名。庫車及和闐各二百餘名。烏什及賽里木各
一百五十名。皆綠旗兵。由內地陝甘及烏魯木齊分年派往。惟喀
葉二城駐兵各三百名。英吉爾沙騎兵二百名。由伊犁派往。初議
三年一班。後改五年一班。各設領隊辦事大臣。以乃南路之兵制
也。其東則烏魯木齊扼南北兩路之衝。故駐防滿洲兵三千四百
六十名。以都統轄之。兼轄巴里坤副都統駐防兵一千名。古城副
都統駐防兵一千名。烏魯木齊總理屯田副都統二員。屯田綠旗



兵四千名。又烏什屯田綠旗兵一千名。並屬伊犁將軍節制調遣。此乃東路之兵制也。其烏魯木齊提督則自安西調標移駐。又設巴里坤總兵。哈密副將軍。各轄綠營。而節制于陝甘總督。與準噶爾駐防相建絡也。準噶爾駐防。換防綠營。皆由陝甘兩省移往。其駐防之滿洲兵。則自熱河西安涼州莊浪移往。察哈爾蒙古兵。則自張家口外游牧移往。察哈爾都統左右兩翼兵額。為人自移往。準噶爾外。今惟存八千名。索倫錫伯等兵。則由東三省移往。厄魯特沙必納爾。則由新附編入。或領以侍衛。或督以屯官。或隸于佐領。其回兵。則分隸各城伯克。而總轄于將軍大臣。惟携眷駐防之兵。有定額。其番戍之兵。三年一更代。以次增設。無定額。或謂南路

宜仿北路駐防興屯之制以招華民寔邊疆變膏腴為內地勢尤
順利尤大異日必有措而行也。

本

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為最盛。木蘭者圍

場之通稱也。仲秋之後。虞人效鹿鳴以致鹿。曰哨鹿。

國語謂

之木蘭。因以名圍場也。順治初

世祖出張家口。獨石口。外行

獵。次上都河入古北口。是為塞外秋獮之始。康熙中。蒙古諸部獻

其牧地。規為圍場。自是歲舉。蒐狩車攻。馬司以師兵為警衛。凡內

外各札薩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獵。星羅景從。霆驅雨合。而

天

子親御玉弧。止齋步伐。三驅田禽。寓綏遠。于創武。其圍場東西三

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千有餘里。即元代上都。遼金中京。上京

之地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旁薄雄奧地大物博所以嚴

聖武歟其合圍之固以柵八旗各一營規高處為卡倫每營各

五卡倫守以官兵統凡圍場六十餘所每歲車駕行獵或十

餘圍或二十圍無定數也康熙三十年圍場在多倫泊出古北口

三百餘里其而有崇宗寺以終黃教四六部部各一刺麻住持雍

正十四載中無之今上繩武歲歲舉行也

乾隆二十三年準噶爾舊部烏梁海內附定邊左副將軍成

袞札甲奏言新附烏梁海人如山獸河魚只可聽其行走難盡束

以法律大凡有命無不貪生若順其性則不勞防範而亦兵餉大

哉言乎尤為百世御要荒者之鹄也

雍正十三年

亦兵餉不成語應亦省兵餉

河套有花馬鹽池為鄯尔多斯部之地套西有吉蘭泰鹽池
為阿拉善王之地其法皆于西池置官收稅聽蒙古漢人轉運而
不問其所至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不及套西之鹽深甘肅
人民食花馬池小池鹽者十之三食阿拉善池鹽者十之六陝西
民食亦居其三駱駝牛騾運員絡繹吏恐侵濬鹽引地故只許運
至皇甫川云

康熙三十四年冬厄魯特蒙古犯順附錄提督殷行化西
征紀畧于下以知當時情形

康熙三十四年

皇上親征厄魯特三路出師而陝兵當

西路遣刑部尚書高納赴莊浪會將軍督撫河西提鎮議征進事

臣行化征寧夏鎮總兵呈方畧八。一曰嚮導確寔。一曰兵馬足用。一曰兵糧接濟。一曰將領得人。一曰調兵合宜。一曰兵餉預給。一曰師期預定。一曰班師善後。並手畫出塞營陣圖。布黑白子為步騎。更為首尾接應。法家議定計還奏。經議政大臣等會議。惟接應法不果用。餘悉如舊。公等所奏畧曰。噶爾丹今在柯布克。應令陝西為一路。期以三月中旬。草初青時。出肅州之鎮。彘。順黑河。洮。涇。河。合流處。前往崑都崙。合兵進剿。以喀爾喀。扎薩克。部人馬為嚮導。發西安。滿洲。甲士三千人。漢軍甲士一千人。河西提督及西鎮標騎卒六千人。合滿漢萬人為西路兵。深入剿寇。而以一總兵官率河西騎卒三千人。築壁壘于中途。備接應調遣。滿兵帥則西安將

軍博濟副都統希爾哈達、祖良弼、馬自德、巴麟等，綠旗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總兵官寧夏王化行、涼州董大成、肅州潘育龍、合官兵廝役凡二萬二千四百餘人。大月給米二斗，議裏五月糧道遠，一橐駝僅負一石五斗，馬騾三當駝一，慮所需過多，乃以牛羊為一月食，一牛六十人，一日食一羊十五人，一日食魚令每人隨身帶升斗，有差。又綠旗兵向無餘馬，應每人別給餘馬一匹，運帳幕諸糧物，凡駝馬騾皆先給芻豆秣一月，以便深入。兵預支五月餉，並各賜治裝銀十兩，其負器牲畜由甘陝捐輸。師出後，專剿厄魯特。若哈密助逆，則俟還日并剿。

制曰可。西路領兵者滿漢將

軍二副都統回，而以孫思克為長。孫公議以綠旗兵深入及中途

屯駐者合九千人。合派河西提鎮各標寧夏當發騎卒一千五百名。期二月初會甘州飼馬。以先所指鎮。糞至崑都崙之地。去冬荒草被燒。三月中草尚未青。師期宜待。四月奉

上諭陝西兵改

從寧夏出塞。會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從翁金河進。其原派陝西滿漢兵一萬三千內減去三千。則糧馬先裕。大臣與高納再議

請于三月初旬兵自寧夏出。而原派兵數宜勿減。其有遠干寧夏調往不便者。可令孫思克就近改調。初議從崑都崙進兵。水出

上旨。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揣噶爾丹所居宜在山西之

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崑都崙則偏于西。恐不得遇寇。泉莫敢決。有副都統阿南達者。適奉使河套。祝囊部在寧夏邊。素習漢

北道里遣人詢之果以為誤至是奉

上諭改從寧夏蓋其還

奏所定也余計師既改道其原調遠處兵不能多至必將益先寧

夏兵令全標各備行裝以待是月杪復奉

廷議大將軍費揚

古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間自寧夏發

恐原調諸路兵道遠期促即令原調寧夏西安滿兵二千漢軍火

器一千寧夏榆林二鎮綠旗兵各三千先進孫思克兵聽後至追

進馬不及飼養則儘營驛馬悉還充行令副都統阿南達率河祝

囊諸部軍部檄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初十日卯時發歸化

城是時在改出塞路有司所做飼芻糧倉卒未集本鎮倉多侵耗

朽敗公私搜括維難而諸路營驛馬及捐馬遠至羸瘦余度官所

給糧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廝養則出戰者少乃令二兵免一餘丁
供樵汲不驅之役計其所食糧各備二驢又凡兵糧皆給價自買
有司既免倉卒而兵多土籍就親識購善米皆立辦兼全多備熟
糧乾腊解渴之葯其軍裝而外囊橐渾脫

其鍬鏹鏃斧繩

索脚澁羈絆之類無諸勿備又斟酌人畜力適當而止及期孫將

軍董潘二總戎馳至議以河西將士七千人選派已久而榆林鎮

兵乃後派未預備宜留守唯取其善馬以結征行遂于二月二十

二日振武將軍孫公率所部兵一千八百西安將軍傅公等率所

部滿洲漢軍三千涼州董總戎率所部一千二百相繼發寧夏二

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將士啟行循芻蘭山而前麾下遊守千

把二十五員騎士三千餘丁一千五百及隨征官吏僕役又數百

人共為中軍營居中先鋒營居前左偏火器營居前右偏護軍營

統中軍出境銜尾行日四五十里或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

日遂舍河載水束芻度戈壁戈壁蓋華言磧也浮沙無水草二百

餘里至西郎山有古碣焉碣曰西郎山而無他象不詳所立人或

以為狼居胥云自是出入于山谷間四月初四至郭奪力也哈孫

是與歸化城大軍約會之地時大將軍已過以前進矣于是倍道

行十六日至翁金河而減兵之議始定初廿州肅州涼州三標之

兵出寧夏也遠道馳至既不及秣養所得倉糧蹄畜皆不及選擇

且創始出塞都不習其事又以為厄魯特不可必過揚威塞外兵

行即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壁馬畜相繼踣斃更前益乏水草會大
風雨連數日夜兵寒且饑人馬顛仆資糧委棄漸有潰逃難追斬
之弗止于是孫公議簡精卒併糧馬以進孫公麾下減留四百人
涼肅二鎮各三百人令余減留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偕營翁金河
守候後糧供回軍食余所部兵固多預備每下營輒多發將卒四
出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尋掘未嘗缺乏又身先士卒日屢步行以
節馬力遇風雨輒令覆蔽溫暖故斃者幸少所裹糧日加樵束不
得遺棄恣耗以足充裕他兵誘之逃潰不可得至是欲請弗減而
孫公已前行隔數程乃不得已精選銳卒一千八百餘人留五百
于翁金置營焉餘丁及廝役共數百人並軍以進數日及大軍皆

捐

狹

照磨多
昭莫多

林

如

甲而行山嶺氣寒草猶未茁其宿草為賊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
 灰燼撲面盡黧黑大將軍所部皆禁旅馬既疲斃糧多遺棄兵士
 道中偃仆相繼于是陝兵議捐糧助給之余部所損加倍五月初
 四日雨雪抵土臘河御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合地也始

廷議大軍至此糧道陝兵由格楞河分路進大將軍以賊近兵
 不可分是月十三日戊辰晚發食時已哨得賊滿漢兵皆嚴陣以
 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整陣前行二十里過淖至照磨多
 華言有赫木處也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不見所盡處大山之
 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產多于
 北浙坦而下有小山以馬鞍橫互為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

十仞自西折三崖如偕乃至嶺巔其東復一崖乃垣下其左右崖
峽削山根水繞之即土臘河也時前鋒過賊于時勒爾濟口佯北
以致之賊乘勝轉鬪而前余兵因隔小山未知賊之所在會副都
統阿公領前鋒兵橫過西南問之搗鞭指謂曰此山過即賊矣盍
登視之余急登遇孫將軍兵方至余言宜急據此山大將軍曰日
將暮矣需來日戰耳賊悉近山上難以夜守余曰戰即來日此山
宜據若賊據其上我軍營其下則危矣若慮夜難守何不移山下
全陣列此以守之大將軍曰日且暮移營非宜縱賊據山明日用
炮擊之余曰從來高處用兵不宜讓敵大將軍曰既如此君即移
兵山上安之余即馳回山不以指揮兵上山方至巔而賊亦登平

山矣。賊見我師先據山巔，遂立東崖下，以崖為蔽，而舉銃上擊。時
大將軍以余言，麾全軍上山布陣，令河西綠旗兵居中，而京師右
衛、西安三股、滿洲兵分左右兩翼及戰。又令余領寧夏兵一千三
百人居左，威寧衛唐總兵領涼州兵一千人居右，皆據山為陣。其
大同鎮兵之後至者，皆在山下沿河繞西向北，以防林中伏賊。而
蒙古扎薩克諸部兵又分張列滿兵之左右，會賊奪小山衝中堅。
故河西兵迎其鋒，時日已將中，賊氣甚熾，遂令士卒皆下馬，以一
兵併牽五馬，餘兵皆出步戰。發上頒呈炮及自製子母炮疊
擊之，而噶爾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亦冒炮矢，舍騎而鬪，鋒甚銳。
不可敗，擊傷相當，勝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使告大將軍曰：「河邊

兵宜令其依柳林而左出衝其背賊必亂又望賊陣後人馬甚盛
而不前助戰必其駝畜婦女也宜遣一軍繞南右出以劫之賊必
迫顧擾動然後山上軍迎面奮擊敗之易耳大將軍皆從之余望
見西將軍薄賊逆麾兵大呼而進上下夾攻聲震天地賊遂披靡
其顛墮崖下者河溢皆滿所棄仗如蓬麻余乘勝逐北過所棄駝
馬輜重甲械概禁勿取但射且逐戴星月追三十餘里賊皆鳥獸
散回視追兵僅三數百人耳知不可獨進而大將軍方遣舒將軍
殿後傳令收軍乃整旅而回已凌晨矣次日大將軍會衆斬俘禍
祭畢出酒勞諸帥大獎余曰昨日之戰賴君策以濟大事自是逆
蒙大將軍加禮而大將軍見上及對人每以為言余既感大

將軍能用將佐言以成功且能表揚不忌不掩有古大臣風也兵
法云視生處高故趙奢開與之戰以先據北山而勝是役也設使
我軍不據山巔而為賊所據則事未可知也又制勝之道在持虛
攻瑕使不遺西軍一攻其旁一劫其後賊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
呼吸間非素蒙 皇上指受方畧且仰藉 國威靈何以

及此方戰勝時歡聲雷動莫不推寧夏為功首然余意欲窮追為
噶爾丹可獲而大將軍以馬瘦故不欲追余亦弗敢再請于是大
將軍勒兵受諸降附薄閱所鹵獲露布告大捷班師時 車駕
次二十八臺得奏大悅 命侍衛馬武迎勞令將卒三人中一

人先赴

行在受賜且

詔陝西滿漢征兵皆至京師將加

殊恩于是取道東行不復循來時路既過克魯倫河分遣將士率
輜重間道先歸留輕騎五百自隨北至十五六臺間有 旨詰

問大將軍謂既敗噶爾丹不即追獲之故且所報擊斬或未核實
將遣信臣往視戰地於是諸臣皆惶懼頓兵俟 命凡四十餘

日適大陰雨乏新兵多絕饗孫公乃上疏言賊敗窮急或西竄諸
鎮臣並出孰為備禦奉 旨遣三總兵皆歸鎮召孫公入朝余

遂由歸化城河套地還寧夏時八月二十七日也而所留翁金河
兵尚未返初出師時議以牛羊充一月糧余言牛羊遠驅必瘦斃
無益軍食且耕作輦運皆牛一撿括則邊民立困翁公納遂止拘
牛之令而復議留一月糧另派官兵親至翁金河以濟班師前留

寧夏兵五百與漢軍五百留此守糧也。及戰勝，兵皆東旋，而糧久
守無所用。免外隔絕，余言於大將軍，使人往召之。未至，而駐翁金
河副都統祖良弼以草枯水涸，于九月初焚糧，撤兵散行，無律通。
噶爾丹佐丹吉喇敗而西，我軍以千餘人乘之，游擊陳維屏千總
劉進孝皆力戰死，所殺逾千。昭磨多賊僅得路以去。余聞之，曰：向
使置三千人，一總兵守之，豈不成奇功？惜乎前策之未盡用也。三
十六年丁酉，余還半載，即繕完軍青，厲兵秣馬，乃上疏請將兵二
千從郭奪力探路深入，務擒賊首，以拔根株。大畧言賊盛宜正兵
賊窮宜奇兵。噶爾丹兄子澤旺阿喇滿坦阻西北，甘肅大兵截西
南，噶爾丹窮窘，勢必東竄。若過翁金河，復難搜捕，宜急蹙之，機不

駕

可失會 車駕已發京師將西巡奏下 行在諸大臣議之

俟賀至寧夏取進止 三月初旬同制府吳公赫迎 駕至定邊

得 旨令吳赫還理軍事獨召臣此行遂日夜馳至清明堡明

日駐 蹕套中 命議政大臣會化行議出兵事余持論兵

可少減而糧馬必須充裕 二十六日 駕至寧夏入城駐

蹕閏三月十五日 駕先發詣寧夏邊外一百里許 御船

暫駐十八日庚戌余率精騎五百徒卒二百及從征諸吏卒復出

塞時滿洲馬思哈公為昭武將軍領禁兵一千五百烏喇將軍薩

公某領遼東滿兵五百皆同日行人持四月糧給騎馱馬驛三匹

每二人給一駝每人給三羊供一月食又 命都憲于公成龍

等收捐納馳馬驟一月糧踵軍後四月丁未朔囊水東蜀復度戈
壁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
上橐鞬乘馬出行營坐交牀

望長子侍右閱諸軍次第過畢

駕渡黃河由河套回京師余

率兵乘夜涼亟先次日午後乃抵西郎山十四日至郭奪力巴哈孫與大

將軍會時已聞噶爾丹自殺狀初噶爾丹既敗走後收殘卒千餘

欲西投烏斯藏聞甘肅兵扼之行至半途不敢前資用乏絕遣子

徵糧于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為回目誘執以獻又聞我兵大出窮

蹙無聊三月十三日仰藥死部落多散去其侄丹吉喇挈其骸骨

與一女及餘衆四百人來降未至郭奪力二十程乏食不能至使

人言於大將軍求糧馬接濟大將軍既上其事遣人隨之往而令

徐進又數日至無賴扎刺乃舍去年路更西北行遇噶尔丹下投
出者或數十或數百人皆受之送 京師繼得 旨撤烏喇

兵先還又令諸部所在量留而餘兵猶進則聞丹吉喇不果來西
去矣乃促兵復深入至空廓落阿濟而度丹吉喇去久令馬將軍
以輕騎兼程追之十數日不及至大戈壁而追大戈壁者五百里
間無水草過之者疾馳三晝夜人馬須捐棄大半時衆議猶欲深
入 上已得甘肅報言丹吉喇從西邊叩關乞降乃封大將軍
一等公 命諸軍皆回至部奮力諸滿兵皆徑道赴京余獨率
所部入寧夏塞八月十一日至鎮

厄魯特噶尔丹之叛

聖祖三駕親征其出一由東路再

由中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也僅在 盛京西界因準噶

尔部已内越烏穆泰西南故未渡漠出邊中路即明成祖北征所

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渡瀚海 聖諭瀚海水草虽乏然脈泉

藎之甚易一卒可得二三十并又有都尔草最宜馬駝之食 瀚海

亦非平地沙固綿互無寸土惟押汗七老峯長二百里橫互瀚海

之中初出卡倫即逾此嶺 聖祖勒銘其上以後隨地設驛凡

二十五日度大漠至瓦魯倫河 聖祖曰吾聞噶尔丹練習戎

行所向無敵今不托克魯倫河知其無能為也遂循河窮追至托

諾山而還其地距河套二千餘里是為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歸

化城度漠北至雅河亦設三十餘驛 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

夏循賀蘭山將出邊聞賊伏天殛故未渡大漠而大將軍費揚古
西路凱旋之師寔由此還故 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是為西

路。前代帝王出塞親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廷皆自開平興
和出入而開平者即元之上都明將常遇春破寇設衛于此與興
和城皆在宣化府北邊故三遠河魯台一遠瓦剌皆飲馬于臚胸
河一至土臘河而還一至斡難河而還臚胸河即克魯倫河

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為土臘河即昭穆多大軍所戰地少東為斡難
河即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以前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
興安嶺之麓皆未越杭愛山而西也。斡難河源亦出肯特山與克

魯倫河源相近。今名鄂倫河。康熙四十八年

聖祖諭云朕西

巡呀曾以戰地詢之宿將皆言自古戰陣之事皆于舊戰地交戰
從無于不可戰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時亦嘗戰于昭穆多是知行
軍立營必視水草攻戰必地利若無水之地安可立營是成祖車

轍馬跡與李文忠邱福所軍均不過喀爾喀車臣汗土謝音汗境
內而未西至賽音諾顏扎薩克西鄰明人張皇處有回視北斗在
南之侈矣案黑龍江北烏梁海北極出地五十度北斗尚未正

及天頂若成祖所至克魯倫河鄂爾坤河北極出地僅四十六七
度北斗未能即在南手

聖祖三路出師每路不過三萬然西
師已有乏糧草疲士馬之患蓋絕漢度磧自古為難而明人虛聲

失寬又有度漠五十萬之侈矣案邱福軍十萬而敗由棄大軍以

趙破奴是
漢時名中
間不空格
稽陵山應是
浚稽山定額
山應是真穀山

千騎先進而臨伏非以兵少而敗也。成祖老于兵事何至慮度五
十萬之衆耶。且其本紀與阿魯台戰皆不過精騎數千。倂斬不過
數百計。安得有五十萬衆大漠行之事乎。若李陵道
之稽陵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驃騎所封之狼居界胥山距塞二
千里。衛青所戰之定額山出定襄塞千餘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
臘河鄂爾坤河左右。興安嶺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其為何峯耳。

雍正十年七月厄魯特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由北路傾國
入寇。時我朝大營駐于科布多。察罕度故策零取道山南潛
至杭愛山。探知額駙策凌軍在本博圖山。遂突擊其帳于塔密爾

河盡掠其子女牲畜高額駙聞報即斷髮及所乘馬尾誓天遂反旂
 馳救以簡道倍進其部下有右脫克渾者能晝夜行千里每登高
 峯巔輒以兩手張其衣若鳥鵬鼓翼而立故敵軍遠望而不覺也
 遂盡得敵之形勢虛定歸告遂驚導蒙古兵三萬出山背黎明自
 天而下如風如雨厄魯特部夢中驚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
 于喀喇森濟泊大戰二日厄魯特大敗俘斬其半擄墮溺死者亦
 半河水為赤噶爾丹策零盡棄輜重牲畜塞滿山谷以阻追師而
 策凌被突圍遁推河朔駙急檄將軍馬爾賽于拜達里河以邀其
 歸路時如拜達里城中以數千兵邀擊則可令一騎不追也副將
 軍達爾濟整軍待發而為馬爾賽所不許副都統傅鼐甚至跪求

燕

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皆燒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待將軍令自開城追之擊斬千許而噶爾丹策零已從前隊過矣惜哉事聞

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林以徇初噶爾丹之犯北路也順承親王無備奏調萬人赴烏遜

珠勒壘擊寔只三千又留領兵之將軍博爾丹于大營致噶爾丹

越險東走及接額駙策凌請兵之信始遣丹津多爾濟策應行未

十里而即止致額駙戰二日竟無一援故即收軍及鄂爾坤河大

捷噶爾丹幾就殲而丹津擁兵二萬既不夾攻于山北又不追擊

于山南觀望卻避而還飾奏冒功獲賞智勇親王墨根巴魯魯之

爵後被發覺皆黜罰軍前戴罪効力乃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為定

邊大將軍額駙策凌為副。凡北路兩劄。噶爾丹皆額駙策凌之功。遂晉封為和碩特超勇親王。授大札薩克。至是賞罰明矣。

雍正中征準噶爾之役。以噶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告太廟堂子。上御太和殿行授鉞禮。遂

御長安門外黃幄親視大將軍上馬啟行。適大雨如注。旌纛皆濕。識者以為不祥。一日。噶爾丹與岳鍾琪議進兵。岳赴其帳中。見壁上刀槊森然。問何所用。傳曰。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眾也。岳笑頷之。及出。語人曰。為大將軍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而果有科布多之敗。以如其言。

青海羅卜藏丹津之叛。岳鍾琪奏云。青海寒澗。畜象十餘。

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我則擊此失彼四而受敵此危道也不
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

世宗壯

之

詔專任岳鍾琪以討代事出師中途鍾琪見野獸群犛知

前途有敵偵騎亟麾兵進果遇賊數百盡殪之又夜龍襲其守哈達

河之敵道奮一晝夜將士飢渴塞外嚴凍將不能行鍾琪禱于天

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進入崇山殲賊二千于是賊無哨探奪食

銜枚宵進一百六十里黎明抵其帳賊尚未起馬皆無銜勒倉皇

大潰羅十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適官軍窮追三百里至桑駱

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路盡而返據此則丹津之敗亦天意也

人謂西域置郡縣則雖取之不勞而守之不易須增兵額費

大甚也。抑思兵果否增耶？財果否費耶？今以南北西路言之，則養兵萬有九千餘名，設官十有四百餘名，內有駐防、換防、駐防、携眷之滿洲、索倫、蒙古、厄魯特兵，則移自盛京、黑龍江，移自張家

口，移自熱河，其換防番戍之綠營兵，則調自陝甘，歲支俸餉銀六十七萬八千九百餘兩，即內地應領之額項，其增兵者安在哉？且內有新疆本地租稅茶馬棉花布疋，可抵銀七萬八千餘兩，乾隆

三十七年，上旨四川總督文綏開捐之請，諭曰：自平定西陲

以來，酌減沿邊防秋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兵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年節省銀九十餘萬兩，歷今十有餘載，歲出較

少，約節存千有餘萬，是以乾隆初年，戶部庫銀止三千三四百萬

衷

土滿疑是土滿。

緞

汗

今已多至七十餘萬，有盈無絀。是新疆不惟未嘗糜餉，而且節帑。其費財者又安在耶？且北路屯田二十三萬八千六百餘畝，南路四萬九千四百餘畝，歲交糧米共十四萬三千餘石，盡支放外，尚不敷二萬三千石，予舊存倉貯五十萬石，內支補計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餘萬丁，統于烏魯木齊提督，自官田外餘地聽民自占。農桑所陌徭賦如內地。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衷多益寡者，政之經。國家提封百萬，物不加增而戶口日盛，中國土滿人滿，而西域南北西路地大物博，牛羊麥麩蔬菘之賤貨，殖貿易之利，金銀銅鐵之旺，徭賦稅之簡，外番茶馬布緞互市之利，又皆什百內地。邊民服勞，牽牛出關，後輒關汗菜，長子孫百無一反。是

天留未闕之鴻荒以為
 盛世消息尾闕者也。是聖人損益經
 綸之義。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見兵革。較之康熙
 雍正間。烽火逼近。畿邊民寢。鋒鏑中國。運饟屯甲于科布多。巴里
 坤。且守且戰。先後糜帑七千餘萬者。其勞歎。又安在耶。夫狃近安
 忘昔禍。不可謂智。生齒日繁。民財日匱。反欲開其大源。不可謂智。
 國用之絀。由名糧武備之增。河工歲修之費。八旗口糧之重。紋銀
 出洋之甚。皆倍于乾隆初年以前。不探其本。而漫咎于新疆。耳食
 道聽。不可謂智。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西域之不治。自
 上古至今。數千載。天欲使化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狍。
 而冠裳。化氍帳。而井閭。則必得聖人而畀之。且必剷銷磨盪。一掃

其舊而後畀之傳曰文王墓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言其道同始
終相成焉。

自

王師平定準噶爾後設直隸迪化州于烏魯木齊轄
阜康昌吉經來三縣遂大興屯田陳兵氏回屯外復有內地謫戍
之屯戶自為流屯乾隆三十二年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諸流人置
酒山坡男女雜坐醉徧流婦使謳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頃激
變戕屯官劫庫器據城叛黎明報至烏魯木齊時駐兵散在諸屯
城中兵僅一百五十然皆百戰之餘視賊蔑如也鎮守都統溫福
即率之以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和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
一日至城下是賊以佚待勞且其城非百餘人所能仰攻破也賊

得城必不株守勢必來不如扼險以守之兩崖隱蔽賊莫知我多
寡是反客為主反攻為守破賊必矣遂止營賊果至德令于眾曰
望其塵氛必不過千然皆亡命必死之徒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
陣受創則必反走我軍各擊鎗以待視旂動而始擊之敢先者斬
之俄而賊鎗競發我軍不動忽前隊一人傷德麾眾鎗齊發馬果
皆橫逸謀而乘之皆反奔追北至瑪納斯河其地南界天山北瀕
葦湖賊過絕地遂為官兵所殲其後
詔書屢舉以為鎮守回
疆諸臣之大戒焉。

西域南北兩路以哈密為門戶哈密東一千四百六十里為
嘉峪關關之南一百餘里有青頭山在舊赤金衛東南一百三十

里一名庫克托羅埃為通青海之道關外赴西藏熬茶之蒙古由
此經行雍正時青海羅卜藏丹津亦從此路竄出而投準噶爾也

直隸總督于成龍年請云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復騷擾蒙
古 上親率六軍討之因挽輸重大 特起于公以都察院

左都御史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凡內外大小文武官員歸其
調遣有六部不得掣肘之 旨但沙漠不毛之地不知其幾千

里而 至尊親統雄師計數十萬皆倚挽輸為命公首議進車

六千輛為運米計每輛需牲口四頭凡數萬牲口猝難得齊發帑

贖買項廷時日奏請 敕下臣民急公者與之敘銀兩一月而

數萬集焉且人才効用齊集犖下什物製造刻期而就奉 旨

帶領官兵車輛赴海子操演。另排官兵之隊伍，指畫車輛之陣營。共分二十七運，聚壽軍。

登壇，號令官兵按隊而行，車輛循陣

而進。上有首領，下有護衛，行則不脫不聯，出則守望相助，行止之。頃或有敵兵突犯，擊左則右應，擊右則左應，擊中則左右皆應。先以大攻，次以弓矢，總以長鎗奮力剿殺，自然無堅不破。各將領宜相機而進，更先號令兵士，曉諭士卒，務使運用一心，期于無失。二月三十日，聖駕率大軍先出。三月二十日，公督領糧車次第

進，先輕騎馳抵蘇省，行在入見。

駕問勞奏對畢，復上。至和爾

撥昂吉爾等地方，荒沙瀰漫四百餘里，沙陷至三四尺，人畜難行。重車逾越，公下令無論大小官員，能代道左柳枝，用泥沙墊成車

路伴車得行必按公奏請陞賞于是公自執佩刀先伐一柳隨軍
官員人等咸努力用命數日路成人畜車輛在行無恙頭運糧車
遠 御營計程僅五十九日泉運繼武而進尾運已抵拖嶺聞
西路骨大將軍乏糧奉 旨速撥運濟師由是西路班師亦由
中央而歸因糧足故也時逆賊已敗遁六月二十六日 上回
京至查爾漢那羅 命公會同理藩院尚書班第公將東來米
堆查爾漢那羅並魁蘇地方七月奉 命往喀倫散西路黑龍
江將軍薩克蘇大兵口糧九月入都復聞逆賊潛于西北 駕
欲西征公與同事諸君自捐運米並坐臺以司郵遞三十六年丁
丑正月 駕幸寧夏次雲中數日復奉 命先行前三月十

三日入寧夏十六日接

駕于黃河渡口

上撫公肩密諭

良久內外不得而知也後三月十五日由寧夏起程糧用牲馱

上命西安副都統帶甲三百副護衛仍

敕公節制

上

回鑾公為總統率諸侍郎北進至船站石嘴遙遵

思命代賞

蒙古官兵外番統領皆膝行聽命閱日啟行有地名戈壁乏水草約二百餘里先探此為北進孔道至是聞前進兵馬大受困餒適

差守備林之本齋送大將軍口糧兼令採取水草善地林夜行失嚮導令軍士即地環坐以待明旦少頃明星出望星而走忽抵黃河就水飲馬作食西北山峰影影導引前進蒙古曰此即西郎山也泉因率望山過行一日薄暮得水草次日仍望山而行遂掘地得

獲

甘泉能飲人馬數千于是避戈壁之涸就此地之善即報請移臺
于此三日過兩狼山長驅直達大將軍營公帥衆督糧亦由此進
五月朔至郭多巴爾哈孫地方適大將軍文到糧運不必前進公
遂留屯越三月因米糧重多令軍士挖壕築城城高九尺空南北
兩門列柵啟閉以備防護大將軍報捷逆魁首授俘護甚衆大將
軍凱旋七月二十八日至郭多巴爾哈孫大兵每名給糧四十五
日由新得善路而還計自此地入京凡五十八日趨朝復

命侍衛吳公達禪引公詣丹吉喇曰此運米滅爾國都察院左
都御史于成龍也吉喇俯首欠身殊覺跋踖慚懼吉喇者乃噶爾
丹之領兵大將云

常熟錢良擇出塞紀畧云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夏至月朔

皇上御乾清門奉使內大臣索額圖佟國圖馬喇等率同兵部

督捕理事官張鵬翮兵科給事中陳治安出使俄羅斯國 上

以出使絕域經由漠北宜加護衛方合古者卿行旅從之誼

命選精騎萬餘扈行私從僕馬亦復逾萬旌旂亘三十餘里

命 皇長子駙送二十里至清河初三日出居庸關十八日至

歸化城二十一日逾陰山至崑都崙河次日領前途水草不繼大

軍議分道進發二十三日分三路索帥帥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取

東路佟帥帥三旗取西路馬帥帥二旗出中路張陳二漢臣附正

紅旗中軍遵出都時約也三十日屯哈倫阿巴肯不喇山為蒙

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巔堆石為砲台壘壘如冢乃外藩防禦
之所過此即喀爾喀矣出張家口直北而行不過十餘里十數日
可至而理藩院嚮導錯誤遷其途計程多七百餘里計日多十日
有奇道險馬疲不能前進乃盡留輜重輕裝減騎即正紅一旗已
餘留疲馬四百餘計全軍不知委棄幾千百也初八日行七八里
見過克喇阿察罕土人皆負襁遷徙遣通事問之傳說喀爾喀國
汗與厄魯特戰敗而逃主帥索公因與參佐章京等密議遣理藩
院員外前往探佟馬二帥為合兵之計初九日屯齋爾肯地喀爾
喀國男婦駝馬絡繹南奔不下萬數若有攝其後者詢知其主土
謝尚汗與厄魯特戰于邊界全軍崩潰上下皆鳥獸散其汗之

弟哲十尊丹巴呼土克翁者少為僧權侔其主一方所聽命亦適
不知所在居名土臘必喇距色楞河不數程為我軍取道所必由
今為厄魯特所據勢不可往初十日欲待佟馬二帥合兵而屯所無
水草因復回營克喇阿察罕是時車臣汗使至以敗狀聞于我軍
始厄魯特勝戰後即以奇兵突入土謝苗汗所居之地盡掠其親
屬輜重車臣汗乃土謝苗汗之弟分長東部亦潰遁不支故來告
敗索帥因具疏馳驛奏聞是日傳聞厄魯特兵至三軍狼狽而逃
雖嚴禁不能止合營竟日不得食主帥躬擐甲宵營中控馬披執
待旦時土謝苗汗已窮蹙無計適逢我軍遂宣言中國
皇帝
命將提兵特來救援厄魯特汗聞之懷疑不敢進頓兵觀望而喀

爾喀遂得瓦全。後數日，又直班師之。命且特遣使臣諭令罷
戰。厄魯特釋疑懷德，遂遵命擬旋而還。至所奉使至俄羅斯
國，更荒遠不可攷其境。西接大西洋，東抵黑龍江。南與回回厄魯
特喀爾喀諸國連界，皆畏服尊事之。則其國之大可知。前年其部
下騷掠索倫，我師圍之。既而其汗遣使講解盟好，故上欲遣
使察其道里形勝，其俗事奉天主教。文字俱用西洋字。是役亦有
西洋二臣同行，因未與漢臣同旂，故未詢及其顛末云。十一月十
二日，皆屯營以待。分道之兵，人心皇皇，抵夜所遣理藩院員外始
還，喘息汗流云。四日之內，奔走千餘里，已計二帥于前途合兵，遂
速馬以候。旦發，十三日早行，遇喀爾喀國南徙者，蔽地而來。前

後相益六十餘里。馬少駝多，挽駝者皆婦人，其衣皆男女無別，惟兩耳著環，男則少，一個大環耳，盛暑亦狐帽羊裘，牛羊各隨隊而不頡頏。犛牛尤多，純黑毛垂地尾，可以纓。先一日喀爾喀南徙者七，于是遺棄牛馬死者相枕，臭聞數里。十六日晚，馬帥使至，期以三日內合兵。十七日過水草，人馬俱便，遂駐軍以待另道之兵。二日馬佟二帥繼至，其議軍食已盡，不可復前進，退無策。忽二十六日班師，旨到即于次日回軍。七月十八日到喀魯，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若旨到渡數日，俱為絕域之鬼矣。蓋哲布尊丹巴既敗，遣使飛騎到京求救。上問我軍何在，詭言全軍覆沒所致也。歸途馬死糧盡，軍士步行，飢渴難堪。

全軍死者九百餘人。牲畜死者駝一千有奇。馬一萬七千餘匹。費銀二百五十餘萬兩。是役使事雖無成。而喀爾喀國則得稍延殘喘。而不致全沒于厄魯特者。殆有天意云。

此書所叙。絕少珍貴難得之史料。比聖武紀。朔漢方略。藩部要略。蒙古源流。收記等書。不逮遠甚。述多如此。列文亦然。且原本由庸手抄寫。訛謬百出。帝令讀其以墮五里霧中。遂使原書更為減色。惟因書館傳抄。度藏以備一種。亦猶有必要耳。一九〇零年八月廿三日。粗校一過畢。偶記。紫祥。時年六十七。

